

每天都有人 戰勝癌症!



抗癌楷模之叶北辰 29岁·B细胞淋巴瘤第三期

初发病时因为身体不舒服,觉得随便运动一下就觉得很喘,拖到受不了才去看医生。当时去看胸腔内科,门诊医生问诊之后就轻松地說:“那你去照个X光和心电图再来给我看一下好了”。

当我带着X光片进去,他拿到灯光下一看,就大喊:“天啊!”。然后把我的X光片拿去跟别诊的医师一同会诊,讨论完就跟我說需要住院做进一步的检查:“嗯,今天没有床位,明天中午来报到,顺便抽血,请你在外面等一下……”

“交换一下感受, 會發現自己並不孤獨”

接下来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住院生涯,我一直很抗拒,我是个静不下来的人,现在却要脱离我的正常生活,每天关在医院的病房中,这对我来说非常难以接受。

复发时,肿瘤堵住总胆管导致胰脏发炎,禁食超过7周,必须从体外(右边肋骨间)插入一根导管,穿过肝脏,通到总胆管,才能避免胰脏继续发炎。插这个导管的过程长达一小时,我完全清醒,痛不欲生,这段真是治疗中最痛苦的回忆。有趣的是,某次我喝完豆浆之后,发现它从这根导管直接流出体外,医生看了也啧啧称奇。

复发后的化疗不算顺利,一直换药。那段过程还蛮刺激的,每次化疗一打就是整整7天。前几次化疗没什么效果,后来肿瘤有缩小,但是很快又换位置复发,必须再度换药。而某些药物我使用的累积剂量已经到达极限,再打会有危险,我一度陷入无药可用的窘境。这中间移植病房的主治医师就开始跟我沟通、讨论我的状况,说就要赶快换药再打,必须把肿瘤压到最小,再到移植病房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,这样效果才会好。

我问:“如果还是压不住呢?那就直接去做移植?”他回答:“那就要看状况了,治疗有很多种,有积极的治疗,也有维持生活品质的治疗,这要看每个人的选择……”

后来我打了一种新药物,隔一天就直接进入移植病房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。

重大疾病改变我的人生观

入移植病房的前一晚,我难以入睡。刚发病时,医生说化疗反应很好,我又觉得自己年轻乐观,

要治好一定没问题;而短时间内的复发虽然无奈但也只好接受事实。现在要进入移植病房,我发现我似乎可以坦然面对但又有些不舍,对于自己病症的无控制感,让我不知道该乐观面对还是忧心忡忡。

这也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及目的,如果我就这样走了,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不同?而如果我幸运的存活下来,我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?坦白说,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需要我用一辈子来寻找和验证。

当然重大疾病这件事有改变我的人生观,就是看事情的角度比较多元化,可以接受不同的观点。对事情的价值观改变,例如以前的我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生气,例如:睡过头、打篮球打不顺一直输。生病以后就觉得我受过那么多苦,还怕什么事情折磨我呢?睡过头,唉呀,没关系啦!那都已经睡过头,懊悔也不能改变什么啦!打篮球,输了就算啦!运动嘛,这么在意输赢干嘛,打欢乐篮球就好啦!觉得生命很重要,我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懊悔一些不能改变的事,应该更积极地去活的更好,让生命更有意义。熬过这么多治疗的痛苦,却让一些小事影响自己的情绪,不是很可惜吗?

由于我是念心理的,在生病之后,发现坊间关于癌症的治疗资讯多如牛毛,但是对于癌症病人或家属心理状况(情绪和想法)的关注却少之又少,所以很想要在这方面以自己所学进行一些努力。

出来坐在诊间外面等着他帮我排床位时,心里的感觉五味杂陈,真是笔墨难以形容。虽然还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,但是隐约有一种不安的预感。那是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沉默,连内心的自我独白都鸦雀无声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并不是很能精确地描述当时的情绪,可能是有点紧张,也不算害怕,就是一片空白但又充满压力。

年轻充满信心的我没什么犹豫地就开始接受标准疗程,做完6次化疗之后再紧接着做放射线治疗。恶心、掉头发、血球降低我都经历过,但是化疗效果很好,肿瘤消失,身上也找不到癌细胞的踪影。

我的生命似乎没有我想像中那般强韧

02年12月底发现得了淋巴瘤,到03年7月中化疗和放疗正式告一段落。好不容易熬到治疗结束,正庆幸自己要开始回复正常生活时,我又在03年10月底因为胰脏发炎而挂急诊,住院检查才发现是肿瘤复发,这时心情有点低落,毕竟治疗才刚结束两个多月,就传来复发的消息,而且还有转移,之前是一颗大的长在胸腔,现在是腹腔长了一堆小的肿瘤,其中一颗堵住总胆管,所以才会胰脏发炎。

复发对我的打击很大,原本我以为自己年轻,身体好,就算是癌症又怎样,我一定会治好的,当时对自己的乐观和积极还颇有几分得意,在MSN上的昵称都设定为“抗癌斗士”。然而复发之后,我才惊觉到我的生命似乎没有我想像中那般强韧。

